

对话 百名 主编

(第3期)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本期协办：《英国医学杂志》

与中国一起 “让世界更健康”

医师报：您作为一本全球性综合医学期刊的执行主编，对于中国在未来改善全球健康方面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秉持哪些观点？The BMJ 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Kamran Abbasi：从人口和经济来看，中国体量巨大，在健康、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历程已使其成为重要的国家。中国克服自身挑战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亦颇有帮助。由此来看，中国在全球健康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如今，世界需要全球健康方面的领导力量，中国可以担当此任。而 The BMJ 也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是一本国际医学期刊，致力于使世界变得更健康，通过发表医学研究和其他贴近实践和政策制定的内容，帮助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卫生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在中国及全球范围内更好地为患者和公众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我们希望世界更健康，中国对于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出色的团队，The BMJ 通过与中国顶级科研机构和医院的合作，期待与中国公众一起完成“让世界更健康”的愿景。

三大价值观贯穿

医师报：The BMJ 是一本国际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发表多种类型的文章，包括述评、新闻、综述、争鸣等，每一类文章各有特色，也有各自的要求。对于 The BMJ 来说，有没有突出的价值观贯穿于各类文章之中，尤为 The BMJ 所重视？

Kamran Abbasi：首先，The BMJ 是一本独特的期刊，我们对所出版的内容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我们称之为新闻学的实力。另外，我们有很好的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内容。正如你所说，内容丰富，有一些始终贯穿其中的价值观。

其一，我们对证据很重视，每篇文章都必须有坚实的证据基础；其二，我们信奉开放、透明，作者会声明他们是谁、为谁工作、资金来源，这是做事的重要准则；其三，我们认为凡事应该以患者为中心，力求每篇论文都是对患者有益的。

简而言之，这三个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以证据为基础、开放透明和以患者为中心。

“从证据到决策！”2018 年底，由宁波诺丁汉大学 GRADE 中心、BMJ 出版集团和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办、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分会承办的首届中英（宁波）循证医学论坛在浙江省宁波市顺利举办。论坛围绕着临床指南最突出的问题，即各指南间对证据质量评估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各指南基于同样的证据而做出不同的推荐意见的情况，邀请国内外专家热烈讨论，碰撞观点，互通思想。

会议现场，医师报记者特邀《英国医学杂志》（简称 The BMJ）执行主编 Kamran Abbasi 博士参加“对话百名主编”栏目，展现 BMJ 办刊思想、原则、稿件刊发标准以及对科研论文相关问题的探讨，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国医生与 BMJ 的互通交流。



Kamran Abbasi 执行主编

未来十年 中国或将成 The BMJ 发文主力军

对话嘉宾 《英国医学杂志》执行主编 Kamran Abbasi 博士
采访者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牛艳红 宗俊琳 吴文易

The BMJ 从根本上反对影响因子

医师报：中国的医疗学术论文曾一度过于关注影响因子，您觉得影响因子是最重要的论文评价因素吗？

Kamran Abbasi：影响因子作为出版物评价方法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它可以用来评估某出版物在两年时间内的被引用次数，也可以被用于评估个体科研人员。The BMJ 正在以多重角度看待影响因子。

首先，作为期刊，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影响因子，只是，人们都用影响因子来衡量论文，我们也不得不用它。影响因子并不能真正衡量科研成果对患者或者公众是否有用，它甚至不是一个医学期刊或者个人发表的论文好坏的衡量标准。

比如，在一本期刊上发表 10 篇文章，其中一篇被特别大量地引用，就会拉高这 10 篇文章平均的引用数，那么人们就会将这个平均数认为是这本期刊发表的每篇论文的引用数。另一家期刊也发表 10 篇文章，每一篇都比我说的第一家的大部分论文引用

数更高，但是 10 篇文章的平均引用数却可能比较低（影响因子较低）。因此，一篇论文可能扭曲和改变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此外，影响因子还有其他很多缺陷，它对特定专业没用，容易被操控。

实际上，我们应该用其他方法来衡量期刊和科研人员，比如通过阅读期刊的人数，对临床实践改变的影响。对于个体科研人员，也应该有除影响因子外的其他方法来评估科研成果的质量。

如果将这个问题进一步延伸开来，就是影响因子扭曲科研基金分配的问题。划拨科研基金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以影响因子为基础，这样的做法在很多方面扭曲了整个出版流程，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终止影响因子的影响，开始关注真正重要的因素。

中国发文量或以三倍速度增长

医师报：目前，The BMJ 来自国内的总体发稿量如何？哪些类型稿件最多？目前，评价体系中的原创性研究的发表量如何？

Kamran Abbasi：截至 2018 年 11 月，The BMJ 来自中国的年发稿量约是 27 篇，其中 5 篇是原创性科研论文。环比每年数据，中国的发文数量是逐年上涨的。我想未来会以双倍、三倍的速度增长。如果 10 年后我们

再进行一次对话，也许中国就包揽了 The BMJ 的大部分论文了。

我们现有一位中国编辑在中国指导科研团队和临床医生，帮助他们在 The BMJ 发稿，很有成效。我们期待未来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稿件。

与读者兴趣相关的论文更受青睐

医师报：一般来说，哪些研究和话题更受 The BMJ 青睐？

Kamran Abbasi：The BMJ 非常幸运，收到的科研论文大大超出我们能发表的数量，因而可以从中仔细挑选。

哪类文章可能被 The BMJ 发表？我们首选与 The BMJ 读者兴趣相关的论文。The BMJ 定位的读者是全球

的临床医生、科研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如果我们认为某篇论文可能是这些人感兴趣的，我们会仔细考虑论文的创新性和重要性，以及能在现有证据基础上增加什么，是否有益于改善患者和公众健康，是否有严谨的方法论。



直击
采访
现场
扫一扫

中国医生的热情 令人赞赏

医师报：The BMJ 在中国进行约稿，2018 年第一次发表了中国专辑关注中国医学研究的发展。本次由 BMJ 与宁波诺丁汉大学合办的循证医学会议，也有两篇约稿讨论中国在循证医学方面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应对。请问中国的作者是否可以期待在 The BMJ 的平台上有更多的机会发声，中国的读者是否会读到更多关于中国的内容？近期还有类似的约稿计划吗？

Kamran Abbasi：我们很高兴在 2018 年年初发表了关于中国医学研究的约稿文章，以及在本次会议期间发表了两篇循证医学相关文章。我们计划每年都会发表基于重大临床议题或者重要健康政策方面的文章专辑及约稿。我们已经讨论了 2019 年的计划，这很令人兴奋！

医师报：中国医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Kamran Abbasi：中国医生很敬业。我能看到他们对治疗患者和服务公众的热情和渴望。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他们对研究、循证医学和政策制定的浓厚兴趣。而中国医生的开放的心态也令人赞赏，他们愿意听取不同的观点。

尤其令我高兴的是，他们愿意与 The BMJ 建立和保持联系，我们也有同样的愿景。每次我来到中国，都会看到中国医生对高质量临床研究的投入，看到各类组织和机构的进步。

毫无疑问，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利用人口解决科研问题的能力，以及改善和发展临床研究的决心，未来的中国将变成更有影响力，甚至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临床研究力量。